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兼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興福篇第九　正紀十二人　附見五人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
周鄜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　僧護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傳三
唐綿州振響寺釋僧晃傳四
唐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傳五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　善因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　静琳　曇獻
唐京師清禪寺釋慧胄傳九　法素
唐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十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傳十一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傳十二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素初受十戒便讓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弥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飡外儀軌物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

拔獨行詣賊登其保壘慰喻招引未狎其情我而風雨晦暝雷霆振擊群

于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刼州郡
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

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
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振擊群
賊驚駭惻令來哀達乃教其千燈祈
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
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繈
負排藪賴弁前趍者其徒充澤遂使
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
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
有人縛犲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
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
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脱重
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
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
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搆浮圖及以
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
怯其言也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
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刹柱長短
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竪焉至四月
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
無畱者達率合邑索通皆接取縱撗
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
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欻然成就而躬
襲三衣並是麁布破便治補寒暑無

華有時在定據于繩牀赫然火起衆

一時繕造役不逾時焱然成就而躬
襲三衣並是麁布破便治補寒暑無
草有時在定據于繩牀赫然火起衆
往撲滅惟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
患攣躄來從乞差達便授杖令行不
移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
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
因有偷者穿墻負物既出在外迷悶
方所還來投寺遂踰而遣之故達化
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
蜀氓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花布衣
者或捨俗歸懺者或剪落從法者日
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鑒十五年隋
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
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式偉
然敷弘律訓及以講誦乍風俗書用
悟昏識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
而傳矣
釋僧明俗姓姜鄜州内部人住既山
栖立性淳素言全質樸叙悟非任而
能守禁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閑明經
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
往還山谷見一倚岸屢有異光怪而
尋討上下循擾又見澗底石趺一枚
其狀高大遠望岸側卧石如像半現
於外遂加工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

尋討上下循擾又見瀾底石趺一枚
其狀高大遠望岸側卧石如像半現
於外遂加工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
相純如鐵礦不加整琢究然圓具舉
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曆明
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頋問古老無知
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
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
之來故在斯矣即召四遠同時拖舉
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誓曰
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
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
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
峙立大衆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
帝用為嘉瑞也乃改元為大像焉自
尒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勑以
其所住為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
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暗
便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寺盡報
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于彼
寺余以為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
奇跡其相弥隆略引五三用開神理
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觀聖迹
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
徃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
粥飦主人上坐親事經理勑沙弥為

東晉沙門法顯屬節西天歷觀聖迹
往投一寺小大乘迎顯時遇疾心希
鄉餉主人上坐親事經理勅沙弥為
取本鄉齋食條忽往還脚有瘡血去
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嚙顯
怙其旋轉之頃而遊万里之外方悟
寺僧並非常也又隨船還故往彭城
訪吳蒼鷹具知由委其犬嚙餘血塗
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
當時見為取食何期犬遂損耶鷹聞
儀各即捨宅為寺自至楊都廣求經
像正濟大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
長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
流昇岸以事奏聞有司觀撿乃龍齒
也鷹求像未獲济江西上暫息林間
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去往徐州
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
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
令模之合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
莫辯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
恰至鷹取還得本像乃還徐州每有
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齊後主
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
為僧藏舉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
相州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
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

為僧藏舉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
相州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
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
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
天竺僧賷來謁帝會侯景作亂便置
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開皇
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
書記並委讎括乃於雜傳得京像記
即遣中使王延壽往山推得王自虔
奉在內供養在蕃歷任每有行往函
盛導前初無寧舍及登儲貳乃送於
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覩武德七
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道俗備
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
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
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
蓋目矚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
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
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
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
道安之所造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
剌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至万山
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
寺門合境同嗟異以聞奏梁普通三
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
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讃之劉孝儀

寺門合境同覩具以聞奏梁普通三
年勅於建興僥鑄金銅花趺高六尺
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讃之劉孝儀
為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晉太元
年與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
傳形甚瓌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人
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
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
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待
中廣賫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
隨使往旦加延接還復留寺重謁請
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
竟路放光相續不絶白黒欣慶在殿
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
未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巋然
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
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
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礼
事後為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
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旦將決心
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
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
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横弟子代受
言已少時依俙如睡夢一沙門教誦
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
得免死厄徳既覺已縁夢中經了無

誦已少時依俙如睡夢一沙門教誦
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
續高僧傳卷二十九　廿才九　明
得免死厄德既覺已緣夢中經了無
謬誤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縛
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
執刀下斫折為三段三換其刀皮肉
不損怯以奏聞承相高歡表請免刑
仍勅傳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
世音是也德既放還觀在防時所造
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慟發鄉邑
又昔弥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于
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
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為
荊州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
頑不信佛法聞有此像先欲毀之邑
中士女被廢僧尼掩淚痛心無由救
止哲見欽崇弥至瞋怒弥盛遍逐侍
從速令摧弥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
挽不動哲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
各一百牽之如故鏗然逾固進三百
人牽猶不動哲怒弥盛又加五百牽
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
勇即遣鎔毀都無懃懼自又馳馬欲
報刺史裁可百步墮然落地失瘖直
續高僧傳卷廿九　廿才九　明
視四支不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
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

視四支不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

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
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
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
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悉
符同馬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
發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改業理之
致復何虛矣又楊都長干寺育王瑞
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
所共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
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帔僧衆
從像以盖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
中途無不雨流滂注家國所幸有年
斯賴所以道俗恒加雨候至陳氏禎
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屢迴正
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勅
延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
于像頂飾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
加錦帽經夜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
帽猶加頭上帝聞之乃燒香祝曰若
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頂
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惻

其徵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
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
內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

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二十丁 目
内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
坐乃下勑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
可令有司造坐像其相還如育王本
像送興善寺既達此寺形相偉壯不
會即撰遂置于北面及明見像乃在
南面中門衆咸異焉還送北面堅封
門鑰明旦更看像還在南僉皆愧悔
謝其輕侮即見在寺圖寫殷矣又梁
高祖崇重釋侶依尚靈儀造等身金
銀像二軀於重雲殿晨夕礼敬五十
許年初無替廢及侯景篡奪猶在
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江南元帝渚
宮復没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為
帝時江左未定刹宮相雄辯女聟杜
龕與衛宮闕為性兇捍不見後世欲
毀二像為金銀挺先遣數十人上三
休閣令鑱佛項二像忽然一時廻顧
所遣衆人失瘖如醉不能自勝杜龕
即被打築遍身青腫惟見金剛力士
怖畏之像覚来打擊略無休息呻㖩
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在陳武帝崩
背兄子陳蒨嗣膺大業將修葺具造
轀輬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勑取重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二十一丁 郎
雲殿中佛像寶帳珩珮珠玉塋飾之

背見子陳稽副齊大業將修塑具造
轀輬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勅取重

雲殿中佛像寶帳珩珮珠玉瑩飾之
具將用送終人力既豊四面齊至但
見雲氣擁結團遶佛殿自餘方左白
日開朗百工闐恡同本看覩須臾大
雨擯注雷電震吼煙張鵄吻火烈雲
中流光布焰高下相滲並見重雲殿
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帳座一
時騰上煙火相扶欻然遠逝觀者傾
都咸生深信雨晴之後覆看故所惟
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来者是
日同見殿影東飛于海今有望海者
時往見之近高齊日沙門僧護守道
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恠
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
丈八乃雇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
了而背着地以六具㧊舉之如初不
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
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
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
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
僧以瓦木土墼壘而圍之須臾便了
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
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

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盗像幡蓋

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
指痛其人寤而視馬乃木傷其二指

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幡蓋
者夢丈八人入室債之賊遂慙怖悔
而謝馬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
僧錄然斯通感佛教倫彰但是福門
無非靈應竊以像避延燒狩驚邪道
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放神光
密迹之興羽護其相大矣具在前聞
至如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師
弟子母氏貧窶內無小衣來入子房
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隣母同聚
言笑忽覺脚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
擲隣母百步之外土涅雨耳悶絕經
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
燒焦踐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
也其子双殯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
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恵及三歸
之龍信不虛矣有山居僧在深巖宿
以衣障前感異神来形極可畏伸臂
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㝵不得入
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紀如上
下諸例中

釋慧達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繕
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
據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緝殘

釋慧達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繕
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
樓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緝殘
廢為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
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
攝靜有陳之日癘疫大行百姓斃者
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施於楊都大市
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弥隆金陵
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邁朽壞略盡
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瑩飾華敞
有移恒度仁壽年中於楊州白塔寺
建七層木浮圖村石既充付後營立
乃泝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撿
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
封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
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
晚為沙門慧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
林寺重閣七間欒櫨重疊光耀山世
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
一樹僉欲改用餘木達日誠心在此
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追不遂
必心期果決松散並變為楠如求不
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
索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
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
行崖壁忽見一處崑有光明窺見其

索乃於境内下巢山感得一谷並遏
黄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遂尋
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
中可通材道惟有五尺餘並天崖遂
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復箄筏
並壞及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
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
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
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在晩往
長沙鑄鍾造像所至方面若華從焉
傾竭金貝者競兢業業恐其不受達
任性造眞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
物情然其形服弊麁殆不可覩外綜
繁郛内叔理靜傍觀沉伏似不能言
而指撝應附立有成遂斯即處煩不
撓固其人矣又為西林閣成尊容猶
闕復泝江投造脩建充滿故舉閣圓
備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
疾忽增七日倚卧異香入室旋繞如
雲閣中像設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
達當終官人撿驗具以聞奏達神志
如常累以餘業奄尒長逝年八十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
長八尺額頰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
矩而鷹眼虎身鵝行象步聲氣雄
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柱石焉故

長八尺顙頰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
矩而鷹眼虎身鵝行爲步聲氣雄

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柸石馬故
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學
文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攀日月
太虛中坐便冥然歇俗欣慕出家矜
即立名爲僧冥也父母未之許拘搣
兩足牢繫屋柱決意已絕誓心無改
不移旦夕鎖自然解乃嘆曰夫志之
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
臺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爲之潛
光須弥爲之崩頹星辰爲之殷磨嘉樹
爲之藏摧況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
以語哉二親顧其冥感任從道化條
彖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小夙夜匪
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濟濫行多浮略
迂誕眂尼冥具戒未聞而超然異表
少能精苦性自矜持率非師友所成
立也衆皆挹其神宇密相高尚及昇
壇之後徧功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
熟研微造盡掖䕨可崇周保定後更
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
究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
法觀道圓淨由此弥開又於開禪師

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映自此
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勞事有爲

法觀道圓淨由此弥開又於開禪師
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抰自此

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勞事有為
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迹諷德
聲聞天庭武帝下勑延於明德殿言
說開闡弥遂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
隋啓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對吏
方正賞罰嚴平緜益欽風貴賤依奉
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香斷惡
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陁
衆僧事獨免以引懷者仁壽以後重
卒寺衆共轉藏經周而復始初不斷
絶供給驟錫一出俗緣皆晃指授故
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
推舉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振嚮
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
華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彫死
寺内薔薇非時發花曄如夏月衆以
榮枯兩端不無生滅之㥫德異常倫
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
郡之錢塘縣因而家焉宿植勝因早
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道器宇
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緇俗
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造泰皇寺

宏壯之極磬竭泉府迺勑專監百工

縈峻虛懷接倍聲氣之高右附紙術
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造泰皇寺
紙高價貧夫第二十六張　目
宏壯之極磬竭泉府迺勑専監百工
故得揆測指撝面勢嚴淨至德二年
又勑為寺主僊江表淪亡僧徒弃散
乃負錫遊方訪求勝地行至江都乃
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三年
塔五層金盤景耀峨然挺秀遠近式
瞻至十七年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
力為寺任繕造之功故也初梁武得
優塡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
寺及陳國亡道場焚毀力乃奉接
尊儀及王謚所得定光像者並延長
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狭未盡莊嚴
遂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并
夾二樓寺衆大小三百餘僧咸同喜
捨畢願締構力乃勵率同侶二百餘
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壮覲
摹所指妙畫物情即年成立御置華
絶力異神工宏壯高顯挺冠區宇大
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厨食
庫備足故使衆侶常續斷緒無因爯
往京師深降恩礼還至江都又蒙勑
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栴檀香木
摸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
紙高價貧夫第三十七張　目
閣内至十四年隋室喪乱道俗流亡

慰大業十年自竝身資以栴檀香木
模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
閣内至十四年隋室喪乱道俗流亡
骸若萎朽充諸衢市捨以身命守護
殿閣寺居孤兎頭鼠為儔啜菽飲水
再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
泥塗補落周匝火燒口誦不輟手行
治背賊徒雪泣見者哀嘆往往革心
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
餘衆並造相投邑室雖焚此寺猶在
武德六年江表賊師輔公祏負阻繕
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
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
宇祏偽号尊稱志在傾殄雖得其書
全不顧遂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来
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
今欲自於佛前取盡决不忍見像濟
江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
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
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加趺面
西引火自焚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即
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
掌凝然更足闍維一時都化初力在
佛前焚時群鵲哀鳴其聲甚切右遶
七匝方始飛去及身没後像果南遷
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

佛前焚時君讃哀鳴其聲甚切右遶
七匝方始飛去及身没後像杲南遷
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
昔焉門人慧安智𩓐者師資義重錫
舅恩深爲樹高碑于寺之内東宮庶
子虞世南爲文今像還歸於本閣厺
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
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并行法
要偈數千行心口相師不輟昏曉住
禪定寺今所謂大莊嚴也初依首律
師隨從講會思力清澈同侶高之徵
難鱗錯詞鋒驚挺又能流靡巧便不
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
仲冬次掌維那時鐘所役奉佩勤至
僧徒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
幸江都中路亡没初無凶告忽通夢
其妻曰吾行從達於彭城不幸病死
生於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言誰知
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
興鳴鐘發聲響振地獄同受苦者一
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可具絹
十疋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怪夢
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
及諸巠現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
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
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

夕詣至到后陛前誦經七餘日函陛
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
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
鳴鍾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
法藏傳罽賦吒王劒輪停事及增一
阿含鍾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行之
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用執
鍾捉余自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
掌中凝血不以為辞又至諸時鳴鍾
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然後三下
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
鍾聲俱時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脩
豈惟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
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後世捨
緣身資召諸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
嚴春秋四十有五葬於杜城窟中弟
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講法華
經冥神福慧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安邑人也俗姓相里名
子材既蔭玄門更名道積其先盖鄭
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而執
拳啓手觀之丈成相里其後因而氏
焉父宣恢廓有大志好學該富宗尚
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二十
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
見而異之即為剃落晦迹雙巖又依

嚴君積早習上坊袘氣爽烈年二十
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

見而異之即為剃落晦迹雙巖又依
法朗禪師希求心學絕影三載不出
山門然為幽證自難聖教須涉開皇
十三年辤師振錫周行採義路經滄
冀就遠行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慶
所未聞乃經四載情通三事為門學
所推至十八年入於京室依寶昌寺
明及法師諮習地論又依辯才智凝
法師攝大乘論於十義熏習六分轉
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二年又
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採拖
持故得十法三持畢源斯盡四年七
月楊諒作乱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
旋蒲坂既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
槃後敷攝論并諸異部往往宣傳及
知命將隣偏弘地持以為誡勗之極
特是問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
聞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
煩惱重慎譏嫌足衆歸依初不引顧
每謂徒屬曰女為戒垢聖典常言佛
度出家損減正法尚以聞名汙心況
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
浴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

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參謁

復面墊無涘且道貴清顯不絲若汝
浴重逵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
續高僧傳卷二十九 第二十二張
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没齒未登參謁
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鯁潔己清貞
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
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丈
万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
鄉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造之未
成也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厥
功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
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
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惟曰狩
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
喻財施不窮寘運潛開功成斯在即
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弥勒大像前今
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爽華博東
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
合上坊下院赫弈相臨園磑田蔬周
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揣空樹
有皆積之力而獎衣菲食輕財重命
普救窮賖追靜歸閑為而不恃即處
幽隱天懷抗志頓絶人世不令而衆
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真寵
居上宰欽其令問頻贈香衣刺史杜
楚客知人之重造展來法其感動柔
續高僧傳卷二十九 第二十三張
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閈河東逺

楚客知人之重造展未法甚感動柔

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遠
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
莫敢窺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
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
嘆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感
褒法無隆替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
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
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忞
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
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
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
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
運也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
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干木舉國大
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常以會靈
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
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為天
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
縱以殘生過充步卒者則不知生為
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
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
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
因捨而不問杲諳積陳懺堯素以慈

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舉意輕凌雖

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
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懺尭素以煞

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舉意輕凌雖
當時獲寃而禍作其地来為人薛宗
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失不迴遇逢
瞋忿動為魚肉既出家後詞責本緣
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興行
弥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
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
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即世
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餘吾本今年
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辞耶告
曰死生法尒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
七十刾史貌吾增為六歳故其命在
旦夕宜深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
云乎世實危脆無罕强者去終三日
鍾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
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
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恒鋪讃唄
擁塵聚戲必先景塔每見形像生知
礼敬由是親故客而異之知非紹續
之胤也任從師學十六辞親投諸林
野廣訪名賢用為師傳年至十九方
蒙剃落謹敬謙恪專思行務雖經論
備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

通宗系追求善友無擇遐迩索然自

蒙鞠落諳蔚諸悟尊思行教鄭總諮

脩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

通宗系退求善友無擇遐迩竄然自
厲不群非類開皇末歲觀化京師受
持戒撿礼懺為業因往太白山誦佛
名經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知拜
人以其捴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
隴先有僧邑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
之而為師導從受義業亟涉暄涼後
還京輦住慧雲寺值默禪師又從請
業默即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導承
信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
默從受導聞見學之望重京都偏歸
俗衆美依承默十有餘年三業隨從
深相器待所以每歲礼懺將散道場
法期七日苦加勵勇万五千佛日別
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徵祥自尒至終
千有餘遍故默之弘獎福門開悟士
俗廣召大衆盛列檀那利養所歸京
輦為衆積而能散時又弥重常於興
善千僧行道期滿矚奉人別十縑將
及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依名付
物默聞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義必
若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
竭庫繞先無貯物出散晨及設大會七
衆俱集施物山積新舊咸充時又欽

若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
竭庫先無貯物出散晨及設大會七
衆俱集施物山積新舊咸充時又欽
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靈祇冥助
也不然誰能覩斯不懼耶故自開皇
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
咸尒默將滅度以普福田業委於美
美頂行之故悲敬兩田年常一施或
給衣服或濟喉粮及諸造福處多有
匱竭皆來祈造通皆賑給又至夏末
諸寺受盆隨有盆處皆送物往故俗
所謂普盆錢也往往禪定斯事無殆
大業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
異人形服率然來告美曰時炎熱何
不打餅以用供養美曰麪易辦也人
多餅壞何由可致便曰易可辦耳且
溲二十斛麪作兩日調餅不壞也即
隨言給但云多辦瓮水槽多貯冷水
明旦將設半夜便起打麪提籴鼓動
人物僧俗聚觀驚乱眼耳須臾打切
麪已將半命人煑之隨熟內水自往
攬之及明行餅皆訝緊韌抽拔難斷
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匠者通問
失所餘有槽瓮中餅日別供僧乃盡
限期一無爛壞合衆悲慶感通斯應
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又延而住美乃

失所餘有檀瓮中餅日別供僧乃盡
限期一無欄壞合衆悲慶感通斯應
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又延而住美乃

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嚴華堂宇宏
蔭周廊四注複殿重敞誓共舍生斷
諸惡業鎮長礼悔潔淨方等凡欲進
具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
於一時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衆駐
立無由洗懺美乃執爐臨井苦加祈
告應時泉涌還同恒日時共宗焉所
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賷供
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
須而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由是增
信弥隆勤懇不絶又年經秋夏曾行
徒跣忍蹈虫蟻慈濟意也或行般舟
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言或劫
不輕通礼七衆或同節食四分之一
如斯雜行其相紛綸即目略舒差難
備舉生常轂想專固西方口誦弥陀
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合掌稱佛卒于寺院春秋六十
三矣乃送於南山鵄鳴堆後又収骸
於楩梓谷起塔弟子等樹碑于會昌
寺侍中于志寧為文又京邑沙門曇
獻者亦徇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令成

範衆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致

寺侍中于志寧為文又京邑沙門曇
獻者亦知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令成

範衆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
光明寶閣冠絶寰中慈悲佛殿時所
驚異人世密爾故不廣焉
釋慧胄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
樂崇福事受具已後師表僧祇及至
立年又專禪誦曉夕相繼偏重法華
後住京邑清禪寺草創基搆並用相
委四十餘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級浮
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事圓成所
以竹樹森繁園圃周遶水陸莊田倉
廩碾磑庫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
有無過此寺終始監護功實一人年
至耳順便辭僧任衆以勤劬經久且
令摧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訪寺
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
學鼓儛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同
觀以為欣慶故家人子女接踵傳風
聲伎之最高於俗里遇患極困自然
知卒香湯沐浴正理衣襟曰吾有小
罪須加重病事由營造損壞故也至
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債了
矣吾其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
九即貞觀初年也乃露骸收葬為起

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會昌有沙門

矣吾其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
九即貞觀初年也乃露骸収塋爲起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第三十　目
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會昌有沙門
法素者倜儻不倫操業奇卓雅爲衆
怙本師智顗專行勸福昔在江表遊
適所至皆設万人大會夜告幾竟明
即成辦此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
固肌骨相望有若塊焉寺有金像二
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窮厄取一
軀破烋米作糜饘諸餓者須臾米盡
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拒
諍不與素曰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
如來因地爲諸衆生尚不惜頭目髓
腦或生作肉山或死作大魚以濟飢
饉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必不然
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
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衆生城破之
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
一身當也衆不許之及僞鄭降曰像
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譎詭險
而難遵其例不一後入京室卒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住楊州八歲出家爲正
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并講在牛頭
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皇老士
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第三十一　目
成就惟其終始合衆畏憚無蓄私財

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皇老士
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宇

成就惟其終始合衆畏偏無蓄私財
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
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
日告衆部造山寺可用十万貫恨未
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
七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
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住梓州通泉寺身長八
尺後聽暠高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
被蜀部遥推暠高之還遂南得袈裟二百
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
袈裟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
忽於高座似聞見人語曰西山頭好
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
像兩邊泉流即命石工鑴鑿座身高
百四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
都集道俗三万慶此尊儀其像口中
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行
五百曽經入渾餘馬並死惟此得還
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
震聞毛竪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
曰馬與主别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

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須散
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

日馬與主別主當先行来年正月十
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湏散
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
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
施門四遠悲敬来者皆給至終年初
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
昆季内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欝勃
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
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歇從旦至午
寺内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覩奇瑞
知其即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
便行櫬施早食訖手執香爐繞盧舍
那三匝還於佛前踋跪正念大衆滿
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侍
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万
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搭
高五丈龕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
日猶不委什道俗万餘悲涼相結云
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
于九江弱年樂道投廬山大林寺沙
門智鍇而出家焉鍇亦摽領當時有
聲山世而雲慷慨時俗精厲歸從故
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節大
務倫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達禪師
者江淮内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
来祈請雲為寺廟毀壊故致邀延達

[illegible]
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
[illegible]
来祈請雲為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達
不許之雲以来告不申便陳死請委
身在地涕泗滂沲流迸塗滂滿五尺
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誓願
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達見其意感
歘然迴意雲即前告道俗所在迎候
披草望山行不由徑路值群虎不暇
駐目延達至山須有經始岸流諸處
撿挍功德時屬嚴冬氷擁船路崩砂
頹結屢妄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氷
挽纜響膀以下凌澌截肉流血凝住
不覺疲苦自此船行二百餘里方登
所在其懇誠難繼並例此也隋季末
齡中表賊乱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
偽稱楚帝偽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
領士衆臨據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
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訪監護
者道俗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
此選鑪鍾既辦便就鎔範光儀乃具
惟頸及脇兩處有孔時衆未之悟也
其年秀才偽勑所追有像色金百二
十兩感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
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
[illegible]
遣才為信行至宮亭軍士乞福才得

十兩處以竹筒雲以財徒蜂起無方
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

遺才為信行至宮亭軍士乞福才得
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没
財物蕩盡惟人達岸才諸無所恨但
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呼嗟不絶擔願
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
既獲色金舉衆同叫歡欣無量計被
并遺銅珠前後相継汎隱向岸就才
没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
逆波相授軍民通怙驚異靈感及才
之遇害也刀開頸脅恰符像焉初才
之欲擊賊以金用委恭父曉禪師及
楚都既覆群寇交侵曉用槃布裹金
擔以避難不免為賊所奪既失像金
取求無計尋有賊中来者盜金授曉
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本金委雲成
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
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擔然
一辟雲為模様早成遂前期日李不
知己鑄乃夢像曰汝先願然辟如何
違信耶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即於像
前以刀解辟蠟布纏骨而燒焉又感
徵應略其事也雲以江分感紆累逄
草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弘遠趣帝
京躬參學府值首律師當陽開化大

徵應略其事也雲以江分威屬紆縈逄
草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弘遠趣帝
京躬參學府值首律師當陽開化大
適本志悲喜交并採掇行務有聞朝
省下勅令住弘福而形貌長偉骨面
多黲言晤成章衆所知識偏能讀誦
頗感威容故齋福大集恒居坐首群
公卿士側席虛心一舉五卷須臾尋
了未聞嗽噎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即
目故略叙之
論曰夫住持之相其例乃多包舉精
博要惟二種道法弘世則靜倒絕其
生源相法所持則導晉開其耳目宗
途既闡万代奉其風規雖或中微終
亦依之成則昔如来創化寺開須達
之源塔現古今初惟積土之漸洎斯
已後福事弥隆無憂之碣林繁有信
之園星布自摩勝入洛其相先揚建
寺以宅僧豆顯福門之出俗圖繪以
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有列寺將
千繕塔數百前修摽其華望後進重
其高奇遂得金刹千雲四遠瞻而懷
勞寶臺架迥七衆望以知歸並弘道
之初津攝度之權術也至如引風治
闇出慧達之深誠傳聲停毒寔智興
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晃操動幽

之初津攝度之攝術也至如引厲治
閣出慧達之深誠傳聲停毒寔智興
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晃操動幽
明達公困沽水而集林美上假冥聖
而陳供慧雲貞烈黄金以之不沉道
積換言白刃由斯不拔若斯監讓不
蕤由来然則經理衆事論陳退没並
由志節素少情非巧能致涉艱遠便
虧擔頤功敗垂成義當斯也昔如来
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不履
迦葉之營五寺恒預踊沿目連之任
月直常供掃地是以福事之来導引
逾遠下凡祖習故是常科而須世墮
家每多欺負覩塗塔為庸夫謂引材
為竪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絶清
心斯語不倫殊乖正則故天報為貴
尚行乞於人間聖果為高猶被餓於
僧部斯徒衆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
二嚴空有兩諦大經大論咸列綱猷
即可師承難為排斥且自世有諸福
其流多雜倚傍了經陳揚疑偽隋祖
開皇之始釋教勃興真偽混流恐乖
遺寄乃勅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
人中造者五百餘卷同並燔之餘不
盡者隨方閻出比諸經藏惟録正本

通數則有三万餘卷已外别生雜集

人中造者五百餘卷同並燼之餘不
盡者隨方聞出比諸經藏惟録正本

通數則有三万餘卷巳外別生雜集
並不寫之至於疑偽時復抄録斯由
未曾陶練故致此涉試爲論之至如
藥師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頗存
沿俗隋煬洛水彥琮所翻義節全同
文鋪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
宰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曉心
大聖遍攜任物而敷此要如說行者
必致攘除怨涉懷巳自虧名實故彼
文云口爲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
或有精專懇苦厚供彌隆而所祈無
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償故文云
惟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
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
明懺止約內心有愧則亡無慙斯有
三報輕重具顯涅槃六根淳薄亦陳
實觀是知宿殃不請例是別時通諸
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
捴懺多歸清衆事乖通俗比有行事
執著者多遍告雖来皆虧法利故彼
文云諸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妄
乃傾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
倒想逾增故難遣聖義應慶無以表

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

乃傾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
倒想逾增故難遣聖義應塵無以表

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
若斯順舊常熏理非筌悟梁初方廣
源在荊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
哀茲往業悲慟酸涼能使像手摩頭
所苦欻然平復同疾相重遂廣其塵
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擊聲以和動
發恒流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寫統
括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
朝万化惟通一道被時濟世諒可喜
之而恨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
懺其本惟梁武帝親行情矜默識故
文云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當由根識
未調故使情塵濫涂年別廣行捨大
寶而充僅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
降祥是稱風靡翳成恒則有陳真觀
因而廣之但為文涉菁華心行頗淡
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貞微使肝膽
露於衆前慚愧成於即日固得罪終
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住言
詞可屬引經教如對佛述歎欣如寫
面卷雖二十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
生讀人不嫌其妨世稱筆海固匪浮
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法罪事蘩

雜不解位以十條因構頌如孚未知本

生讀人不嫌其妙世稱筆海固匪浮
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法罪事藥
雜不解位以十條因搆頌如筆未知本
於三惱浪誦盡紙昏憒通於自他為
師難哉墮負歸於彼此如斯遣累來
曰清澄因約前論薄為准的六道慈
懺源亦同前事在歲終方行此祀道
別開莫海陸之味畢陳隨趣請祝慈
悲之意弘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
輕人舍十等之差餘則舉例可悉阿
舍所述入處鬼道有親供祭心生隨
喜心喜可能故曰充飢非由供福業
令自受以正法義理有所從無有自
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餉母事也自
外五趣報爲所叔隨報位隔無由通
給令則道別陳莫恐非臨饗然又報
得諸通事舍生趣不妨他心徹視侍
會而從祭酹自此已外其例難叔或
度星安宅决明罪福占察投輪懷疑
結綫同歸淺俗未入深經然罪積由
來福興伊始俱惟妄想而善卦難諸
愚凡所履諒參其用又有不揆分量
登冒聖賢端然恩道剋成位地此並
想心懷道不識道是妄心知妄恩心
不起有起實歸惟識識心達俗知何
不為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

想心懐道不識道是妄心知妄思心
不起有起實歸唯識識心達俗知何
業所起拂擔有因感必違理而生故
懸況在現輪舉擲其心可准若夫惑
用顯澆淳且夢惟寅妄想象尚取係
佛名般舟誦呪多以夢王表淨准此
不為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
懺務觀其理業生依事而起故懺還
須緣事悔必勤身營擔慙愧為其所
宗理悔必祈破我人知妄是其大略
並如別録悔法廣之是 知釋宗一化
大較三門若樂罪時須知福事因修
福故便起想著則應破遣教思理觀
如斯易奪集業可期若滯此三全乖
教意惟夫大聖垂世末欲增生福順
情欣還資故習義須思擇斷結入道
斯言極矣世不達者以福為道航附
情纏用為高勝正是戒見二結所収
我倒常行何能遣縛是以道人審權
實之有從違累繫之無爽明惑性之
重輕曉分量之優劣莫不以罪障天
人一向須捨福為有基雖行不普由
諸八禪滯情六度不淨事觀及世順
善皆為有法大論明言計並封心故
非道業至如色有初定凡聖通行非
想極居無生不止終乘出要未靜論

諸八禪滯情六度不淨事觀及並順
善皆為有法大論明言計並封心故
非道業至如色有初定凡聖通行非
想擬居無生不止終乖出要未靜論
迴但為封迷不猒故也況以乱善用
充靜業有識聞之足為殷鑒流俗
儒素尚捐固我之心但謂我能行之
故非清蕩所攝豈得心用浮動觸境
增迷妄計為道一何可笑復聞福為
有本潛神不修身行處世何能無事
事涉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四資
無時不假佛制取納惟依觀門輕侮
對治斯誠罪也奉觀勤行斯誠福也
謂我能行便成違理我不能行又是
違事違事則業繫三塗違理則福經
諸欲在凡使性何能靜心入止正見
方傾苦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為
惟勤用漸當缺有不尒況論還歸無
始伊我同舟可不免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興福